

帕格尼尼 传记小说

95.10.13
Paganini



[苏] 罗 曼 著

陈 敏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帕格尼尼 传记小说

Paganini

[苏]罗 曼著 陈 敏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5 号

责任编辑：方立平

封面装帧：袁银昌

帕格尼尼

〔苏〕罗 曼著

陈 敏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8 字数 31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7,000册

ISBN 7-80553-020-3/K·2 定价：6.75元



帕格尼尼

A

Violin

March 1870

A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Violin, titled "March 1870".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ten staves. The notation is dense and somewhat messy, with many notes and rests. The first staff has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The score is written in ink on aged paper. The handwriting is cursive and somewhat slanted. The score is divided into measures by vertical bar lines. There are some markings above the staves, possibly indicating dynamics or articulation.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working draft or a composer's sketch.

帕格尼尼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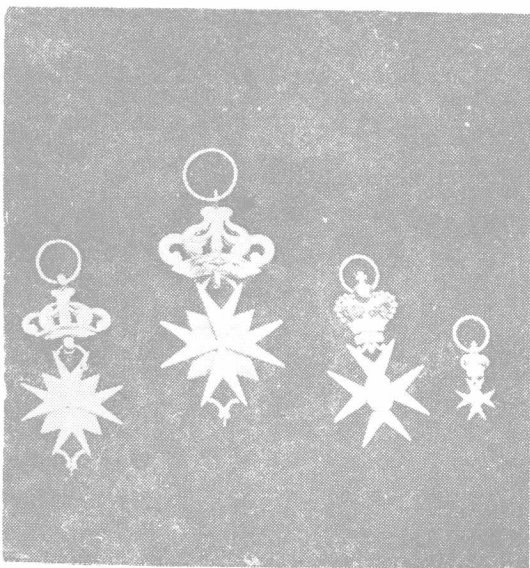
以帕格尼尼名义铸
造的纪念章



Venise 1838
Georges Lenoir -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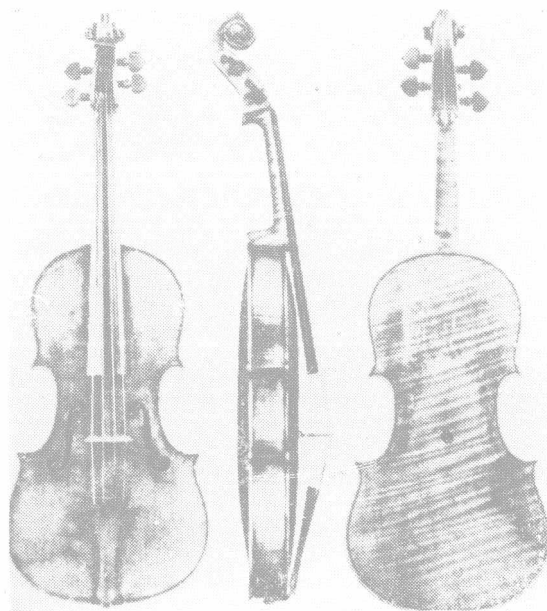


Paris 1831
A. Bony - mod. B.



左面的两枚勋章是
教皇授予的金马刺骑士
勋章

帕格尼尼收藏的小提琴



帕格尼尼演出过的大剧院



帕格尼尼侧面的肖像



灵床上的帕格尼尼

目 录

第 一 章	两面神的城市	1
第 二 章	关于诞生的传说	4
第 三 章	贫困	5
第 四 章	战争	10
第 五 章	人间的路	16
第 六 章	克雷蒙纳	23
第 七 章	科吉奥伯爵	33
第 八 章	通天之路	43
第 九 章	少年时代	58
第 十 章	纸牌、骰子和提琴	71
第 十 一 章	硕鼠们	79
第 十 二 章	狮爪又掀过了新的一页	88
第 十 三 章	新的世纪	94
第 十 四 章	三个法郎	114
第 十 五 章	郁金香与吉他	122
第 十 六 章	故乡	132
第 十 七 章	通向顶峰之路	149
第 十 八 章	双重生活	171
第 十 九 章	俄尔甫斯的流浪	184
第 二 十 章	寻找欧律狄刻	197

第二十一章	变了样的欧律狄刻	216
第二十二章	走向维也纳	232
第二十三章	活葬	253
第二十四章	有经验的医生	266
第二十五章	旅客与信件	277
第二十六章	在大河之岸	300
第二十七章	学生与老师	313
第二十八章	两面镜子中映出的景象	330
第二十九章	痛苦与恐惧之果	350
第三十章	空虚的折磨	370
第三十一章	下到冥土	379
第三十二章	干冷的北风	400
第三十三章	死后的流浪	410

第一章 两面神的城市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条条新的道路产生了。这些道路就象是在大地的面容上形成的新的皱摺，而在这同时，那些旧的道路也就象人们脸上的老皱纹一样，逐渐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轮廓。那些历史上在国与国之间形成的大道就是这样奇妙地变化着。它们之中有一些至今仍然是那么宽阔、新鲜，由于充满着生机与运动而使人感到惊讶。它们经历了几个世纪，至今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坚固；而另外的一些，虽然长久以来还一直保持着自己宏伟的外观，却已经沉浸到了寂静与荒芜之中。野草在石板缝里伸出了嫩芽，树木的枝桠象洪水那样到处出现，毁坏了铺路的石板。甚至连这些道路上的鸟兽都早已忘记了这里在什么时候曾有过车轮的滚动和行人的往返。

座落在这些历史性大道上的城市也同样地由于漫长的历史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它们有的萧条了、衰落了；有的则充满了从未听到过和从未有过的喧闹。它们有的不断地吞食着自己的郊区，把自己的道路远远地延伸到古老的哨卡、路障与寨门之外；而有的则只剩下了一些毁坏了的马路，这些马路很快就会变得象周围的丛林和田野一模一样。被遗弃了的教堂四周长起了树林，钟楼上的钟盖满了尘埃，钟的里面布满了在阳光下闪烁着的蜘蛛网。

任何一个城市的名称都不是偶然形成的。那个诞生了帕格

尼尼,诞生了这位由于才华横溢而受到诅咒、由于天才而注定有罪的小提琴家的城市当然也不例外。人们把它叫做热那亚不是偶然的。在中世纪人们叫它亚努阿(Janua)。在拉丁语中,“亚努阿”这个词的意思是“大门”,不但是指那种在折页上转动的门,它还指一种分界、一个门坎或是一个出口,是由欧洲人闭锁的住宅通向广阔世界的生活的出口。亚努阿不仅仅是一道门,它还是通向新的生活的通道,是划分过去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的界限,是面向着未来而又回顾着过去的目光。亚努阿是罗马保护城市的大门与家庭的门户的神,它是一种几何学上的幻想,似乎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条细如蛛丝的界线。

这个罗马的神的外形是一个长着两个脸的生物。在同一个头上有两个脸,一个朝向前方,另一个对着后面。

一月叫做January,就是以这个神的名字命名的。它带有已经过去了的一年的痕迹,同时,在冬季的严寒中、在旋风和风暴之中,却已经可以听到正在进逼的春天的声音。

在古代,地中海是一个封闭的大椭圆。那些高贵的城市围绕在他四周,构成了一个花环。在遥远的西方,在赫库勒士圆柱^①的后面,是辽阔的大西洋。古代希腊人的航海日志中记载着腓尼基人^②绕过赫库勒士圆柱的航行以及伊阿宋为了寻找金羊毛而进行的探险^③。柏拉图在《梯梅依》与《克里蒂》^④中曾提

① 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一山名。——译注

② 古代地中海东部民族,以善于航海、经商而闻名。——译注

③ 伊阿宋及其英雄们乘坐阿耳戈号船为寻找金羊毛而进行的探险见希腊神话。——译注

④ 柏拉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梯梅依》(Timaios)为其著作《文艺对话录》的一部分,主要写其宇宙观。书中曾写到古代雅典人如何打败了大亚洲人的侵略。在另一部未完成的对话《克里蒂》(Kritias)中对之又有更详细的描写。——译注

到，就在赫库勒斯圆柱后面，有一条通往大西洲的道路。现在，这片土地已被大海淹没了，只是在某些现代人的脸上还能看出一点那个被淹没了的古代民族的遗迹。柏拉图就象阿基米德论述沙子一样，叙述着古代的世界，叙述着那个古代世界是怎样结束以及一个新的世界又是怎样开始的。赫库勒斯圆柱成了古代人所取得的成就的终点。后来的那些勇敢的、开辟了通往东方、通往红日每天从那里升起的地方的道路的航海家们，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那些去往西方的旅行家们所取得过的功绩。这些探险家的心都在向往着东方，向往着印度的黄金。想看到耶路撒冷的不灭的圣火的愿望在他们的心头燃烧。而这个地中海城市花环上的皇冠，这个通往世界各地的门户，就是热那亚。

在热那亚曾经出现过一个人，他想把通往旧世界的门锁上，并打开了一个通往“新世界”的出口。伟大的哥伦布就是在热那亚诞生的。

但等到美洲的黄金淹没了欧洲，新印度取代了东方的旧印度的时候，从欧洲出发，经过热那亚这个大门通往古老的东方的大道也萧条了。

十四世纪，热那亚失去了塞浦路斯，四个世纪后又失去了科西嘉。科西嘉是热那亚的一个岛屿，它被法国人夺走了。可是现在却有一个科西嘉的军官正在从此方向意大利推进。波拿巴与马塞纳^①向热那亚进军了。热那亚市力图保持自己的自由。当时还有着十二个省和八个管区的热那亚共和国在波拿巴时代仍然选举了自己的政府首脑，小议会中的贵族管理着城市，富裕市民和贵族组成了三百人的大议会……

^① 波拿巴为拿破仑之名，马塞纳(A. Massena, 1758—1817)为其部下军官，后为元帅。——译注

第二章 关于诞生的传说

通过三个肮脏的、快要倒塌的台阶和一个可以从一条街通到另一条街的穿廊就可以到达帕索·德·加塔·莫拉^①的一幢灰暗的房子。据说当时接生婆就是在这三个台阶上绊倒的。被绊倒的老太太诅咒着魔鬼。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接生婆提到魔鬼的名字的一刹那，门打开了，传出了刚生下来的帕格尼尼象小猫叫一样的、嘶哑的哭声。

婴儿哭了整整一夜，又哭了一个早晨。他的哭声好象是在抱怨他专横的父母不该让他在这样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降生到人间来。这天夜里，在热那亚港两边的防波堤上，汹涌的巨浪轰击着堤岸，发出了象排炮似的轰鸣。

尼科洛·帕格尼尼诞生在 1782 年 10 月 28 日夜。

^① 即莫拉巷。——译注

第三章 贫 困

当年，在离帕索·德·加塔·莫拉不远的地方有一栋长长的建筑物，它以黧黑的窗户，陈旧而发绿的抹灰墙上到处都是潮湿的污点与窟窿而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穷人们的庇护所“Albergo dei poveri”^①。

那里尽是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成群地从楼里冲出来，或者是在水坑里放着纸的或木头的小船，或者是吵嚷着、叫喊着投入大街上的殴斗。在这群孩子中间，可以看到一个下颌突出，前额宽阔，长着卷曲的黑发和特别长的鼻子的小猴子。可是在这张丑陋的脸上却令人吃惊地长着一双玛瑙般的大眼睛。这个长着长臂、弯腿，由于有一双与整个面容完全不调和的非常美丽的眼睛而使人惊讶的小傢伙还有一双大脚掌，以及特别长的手掌与特别长的手指。每当这一双眼睛燃起了好奇的闪光时，整个面容就变得柔和了，一下子就变得不那么丑了。但这种情况象短暂的彩云一样转瞬即逝，小傢伙马上又张牙舞爪地发出叫嚣与粗野的詈骂，和伙伴一起扑向邻人，抢夺他们手里的各种小船。一霎时又冲进了街上的人流之中。……

他们在“庇护所”的狭窄、昏暗的走廊里玩捉迷藏。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去看那个残废老人在午后喝醉了酒，拿拐棍打自己

^① 意大利语意为“穷人旅店”。——译注

的老太婆。孩子们还爬到楼梯最上面的平台上，通过门上的玻璃去窥视别人的家庭生活场面。他们偷偷地走近那个乞丐们玩骰子的小屋，耐心地等待着，为的是好看到输家与赢家怎样打起来。

在早年的那些不幸中，有一件是长时间的重病。有三个星期之久，尼科洛不断地谵语，有时竟从床上蹦起来。人们缚住了他的手脚，用浸了凉水的手巾敷在他头上。三个星期的重病使他虚弱到了极点，他有很长时间不能与自己的伙伴们在一起玩。当妈妈出去洗衣服、熨衣服和准备那极为简单的午餐时，他只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演奏着诗琴^①消磨时间。逐渐地，他已经可以在父亲的吉他上演奏了。

尼科洛在妈妈的照看下成长起来了。哥哥弗兰切斯科几乎从来不在家里，他老是和一个常到安东尼奥先生^②这里来的、尼科洛不认识的令人讨厌的老头进行着某种秘密的商谈。安东尼奥先生也是越来越经常地不在家里。

有一次，当他深夜里从睡梦中醒来时，尼科洛看见妈妈还没睡，正在十字架前虔诚地祷告着。爸爸不在家里。妈妈看了儿子一眼，走近了床边。她说：

“睡吧！睡吧！他会回来的。他没有远走，是赌钱去了。他总是赌输。他本来是希望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可是带来的却是痛苦……。”

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安东尼奥·帕格尼尼才回到家里。孩子正在演奏诗琴，他是如此地全神贯注，竟没有发现父亲走进屋来。安东尼奥·帕格尼尼面带微笑停住了脚步，听着。母亲在

① 诗琴(Lute)：一种古老的拨弦乐器，亦译琉特琴。——译注

② 尼科洛·帕格尼尼的父亲。——译注

他后面，依在门旁。等儿子演奏完了以后，父亲高兴地鼓起了掌。他走近孩子，把自己粗大的手掌——可能这还是生平第一次——放在孩子的黑色卷发上。小傢伙张开了长着黄牙的下颌，讨好而胆怯地向上看着父亲严厉的脸。

“嗨，你长得有多难看呀！”安东尼奥突然说，温柔的表情一下子就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转向妻子：“泰雷萨^①，去！去买！什么都要，午饭需要的一切都要。我饿了。今天该让我好好高兴一下。”

他拿起吉他，坐在儿子对面，向他点点头：

“卡马尼奥拉！”^②

父亲奏得很好，儿子羞怯地模仿着他。一会儿后，安东尼奥·帕格尼尼突然在弦上敲了一下，放下了吉他，用急速的大步走到隔壁房间里，从那里拿来了一把旧提琴。他向儿子宣布：

“尼科洛，你应该学拉小提琴。我要把你培养成奇迹。你会挣大钱的。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埋葬在卡普阿^③的安斯基教堂里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提琴。好！我在交易所里输掉的，这次应该由你在小提琴上给我捞回来。今天是个好日子。你看到这个机器了吗？”父亲指着写字台上一个象钟表似的东西说：“这是我的创造，我的发明。成功的秘诀已经被我掌握。这个简单的由厚纸板做的圆圈会转动，它会把赢钱的秘诀告诉我……。”

帕格尼尼夫人带着篮子走了进来。

“怎么样？我该走了吧！安东尼奥！”

① 尼科洛·帕格尼尼的母亲的名字。——译注

② 卡马尼奥拉 (Carmagnole)：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流行的一首革命的群众歌曲，曲调来自意大利。——译注

③ 卡普阿 (Capua)：在那波里附近。——译注